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三十六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記

重修于清端公祠并清理祭田碑記　雅爾哈善

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歿也距今六十餘年其清風遺愛民猶歌道之弗衰金陵吳下祠宇非一在蘇郡者凡二一在府學為于湯二公合祠一為公專祠在城中金母橋側初名立人書院康熙中闔郡士民所建以祀公者暨公之宗孫進撫吳時為置祔田十三畝有奇畀守祠僧人掌之以供香火祭祀之用歲久弊生田既盜賣祠亦傾圮元和縣儒學訓導吳中衡職主祀事每春秋入祠歎其蕪穢無以揭虔妥靈遂力任興廢白於郡守邵大業追田歸祠又捐俸貲修堂廡門墉

並還舊觀工竣將撰日告祭請余爲記以垂久遠余惟清端公以廉明正直爲 本朝督撫大臣之冠在江南二年墨吏改行苞苴屏絕凡鋤姦戢暴安民造士之政次第舉行論者以比宋包孝肅趙清獻不媿韓宗伯菼彭侍講定求撰公祠記述之已詳而余竊有感焉督撫爲封疆重寄數千里民生休戚所關我 朝列聖相承知人善任凡以畀茲使節要皆慎選賢良間有不宜輒易去百餘年來後先相代不知凡幾然金陵吳下清風遺愛歌勿忘者湯公而外必以于公爲歸是固實有以致此者自足長存於天地間也豈偶然哉余奉 命撫吳兩載兢兢業業愧無補于敘蘉溯公休烈不勝高山仰止之思又嘉吳訓導能獨新公祠兼復久隱之田因爲書其始末弁詳

列田租之數及畝坵名號於碑陰以諗來者

三賢祠祀田記　　梁國治

三賢祠者今少司寇光山胡君季堂陳臬江蘇時所建也三賢者大宗伯睢州湯文正公冢宰商邱宋公大宗伯儀封張清恪公先後撫吳有清風德惠於民祠之宜也胡君以三賢皆鄉先生挹餘風而接後塵愛之慕之祠且田之好德之彝忠厚之至也君以英胄承家服官中外所至著聲初下車見湯文正張清恪祠公從祀文廟宋公則祠於滄浪亭而垣墉既茨頹圮弗稱以爲三賢生同方官同地湯公以理學經世立德立言宋公從容鎮俗宏獎人文張公則亮節維風廉頑立懦生爲合德歿宜合祠乃申請督撫倡議捐俸度地庀工建祠於滄浪亭之側庭堂巖肅水木清森靈爽於是乎式憑

吏民由茲以觀感葢一舉而數善備焉祠成謀置祀田胡君首捐淸俸而河南薦紳三吳大夫咸踴躍樂輸共置田若干畝於是春秋饗薦孔惠孔時籩豆靜嘉牲醴馨潔事神以誠示民有敬可謂具備爾矣祠以乾隆三十八年七月經始十二月落成祀田置以明年五月至九月而君以秋期 內召邪人懷思爰請祀實夫前哲令德之人載之祀典所以昭示來者彰勸後賢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强教豈也說安弟也所以爲民父母也三賢可謂豈弟者與愛民之所愛思民之所思有廟以奉之有田以祀之胡君其亦希三賢者與故樂爲之書

祀施黃二先生記　　韋謙恒

己丑秋七月余將試濟南諸生循例詣學人士合辭請曰故

督學施公愚山先生黃公崑圃先生模楷人倫陶冶後進流
風遺澤久而不忘大明湖畔舊有三賢祠祀辟文淸王文成
許忠節三公請以二公補余嘉其言集守令議僉以爲人心
所同其從之便中丞富公明安乃大書牓額易祠名爲五賢
奉主入祠灌獻成禮越月試事竣余帥諸生步謁焉目招諸
生告之曰黃公以康熙戊子來督學距今已六十二年施公
提學則在順治丙申丁酉間今且百餘年矣諸生聞其風而
慕之蓋亦二公之廉頑立懦入人者深故雖不獲親其訓迪
猶聞風興起必欲俎豆之而後快願亦思二公之講學也其
有不詔以敦倫飭紀砥行立名處爲鴻儒出爲名臣乎有不
詔以根柢六經穿穴諸史出入於漢唐以來諸作者而卓然
成一家言乎使者不敏懼無以益諸生諸生誠思二公之所

以爲教而兢兢焉蘄勿負二公則諸生進矣諸生咸唯唯而退余乃濡筆爲之記且作迎神送神曲俾歌以祀二公焉

明湖之水清且漣兮釀爲酒漿祀三賢兮維我二公無黨偏兮以配前哲相後先兮譬彼五緯乃麗天兮神之歸來靈旗翩翩兮神之食兮坎坎擊鼓神之醉兮式歌且舞若有聞兮神之告語端厥躬兮毋偭爾矩毋溺於人兮而不師古神之駐兮其長有茲土願服神之教兮以錫我純嘏

和州二孝子祠碑記　　朱筠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潁州府府學教授江都吳本錫以和州學正來攝茲府出其所作薛氏兩孝子歌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之爲作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刻祠下其詞曰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為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滫瀡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母側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旰傭者擔荷自村外來自絜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賑以至至則兄弟奔走繼切熟烹酌酒奉飯蔬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領之則跳舞以侑食日日以為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皸瘃母為之不豫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為侏儒斕斑郎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逐譁罵其長老翁媼

見之謂兄弟病瘋耶孝子無所容徐徐負母逕入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視疾及斂及葬既誠既信不乖于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傭主家怪二傭久不開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為逡巡陪護向鄰人索粥糜甦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之行暗聞州中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為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孝後已無人廬已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顧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奈何會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孝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祔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爲之

薛孝子立木主祠祀云嗟乎知斯士者知闡孝子之隱以示和人世璉可謂學之道矣本錫官學官而以孝之隱者告使者津津不置口其所以教士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乃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歌曰　嶄巖天門兮瞰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母死而死兮行莫之雙雙魂來兮祠中　神之入兮紛與持神之出兮負日烏而飛毋煖毋飽兮子何悲雲中猋兮去來塡篪旣奏兮徽徽在祠

揭陽縣學魁星樓記　杭世駿

古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上法天文握斗柄以候二十八舍之度太史公謂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北斗七星前四星爲魁後三星爲杓所謂魁枕參首是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

璿三曰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衡堯時璿璣玉衡準此以制器後儒乃謂璿爲珠以璿爲璣以玉爲衡失其義矣天樞又爲三公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中宮之星莫尊于紫微之垣三公輔弼天子上應天樞然則天神之最貴者莫有過於魁宿者也繁星簋一千五百二十雖名能推步者自首而不能悉數至於斗魁懸象燦設仰首而即見婦人孺子皆可指而名之然則天星之昭著明名者又莫過于魁宿者也其崇之爲神何也張衡靈憲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魁之爲神舊矣晝之旂常仿之城郭寫之象設凡青衿組帶之秀民走祝幣薦芹藻者不顧望而徧天下所以一眾志而肅俎豆也其得祀於學官何也天之六府文昌六星在魁前三曰貴相主理文緒魁之精氣燭朗足炳闇翳振幽滯

昭回雲漢與　國家壽考作人之雅化上下合符直塞天地
功烈炳爥非僅建壇樹木即可以畢崇報之責者也揭陽縣
學向有樓以祀魁星隘而不侈光耀韜匿文運中晦士用為
戚東南巽地地形正方涵元阜塔於左界紫㟽嶺於右肩
黃岐向前玉滘周環洵一邑之奧區而明靈之安宅也郡人
士亟月庀材建樓三層縱稜嶒嶫浮柱攢羅藻棁虬蘭楯
取舊法卦畫以定其綜方隅而立制步櫚宛轉以相通游極
憑虛而獨出仰瞪沆瀣俯矚濤瀾吐納雙九提挈兩洞擷華
掞藻觀天應人之道𥈭𥈭赫赫煥乎不可加已吾聞魁建平
且德主東北巽為長女位在東南後天雜卦之圖三陰相次
之序巽下生陽則為離巽上生陰則為兌兌下生陰復為巽
陰陽之合循環無端有滘水以承上生之兌有魁宿以補下

生之離天設地施若合符契斯一異也又石氏星經云魁星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天與火合而卦得同人文明以健之應也澤上有地而卦得臨教思无窮之應也魁宿之神光照四海無乎不在參之卦體驗之天象斯樓之建也又若為吾揭之所獨私龍翔虎躍為國風雨豈非都人士文學蔚起之一機而令斯土者之厚幸哉樓既訖工都人士請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不揣斧陋輒憑所睹記牽連書之刻於門屏以使夫都人士有所考焉

枝江縣疏山三星祠記　　吳省欽

世之人歆于福祿壽三者謂皆有星主之繪之為瑞圖書之為吉語而祿壽復統于福矯世抗俗之士起而非之謂星之名多出于緯書惟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當孟冬獻穀數時秩

祀毋廢若角亢之爲壽星特以數所自起爲列宿之長福星
之名其顯尤甚然星之象見于天精氣既聚氣類斯感亦遂
各有所主以佑民而垂象故秋分所享之南極老人星不必
即爾雅之壽星宋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十神皆天之貴
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疫熙甯初司天言當癸丑甲
寅爲災厄之害然五福太一移入中宮可以消異爲祥故十
神中惟五福冠通天冠餘則皆冠道冠元大德中建五福太
一神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第漢武之太一以五
帝配祀則直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之太一特九宮九神之一
宋以太一加五福之名是九宮皆得稱太一而又增爲十神
較漢武之太一尊卑固已絕殊其稱五福太一似祿與壽舉
以統之故精氣斯在爲民所請抑亦亡於禮者之禮焉枚江

覆船山枕城西門可以登賦秦君武域合此三年更之曰福山作亭曰福亭作祠曰福星亦曰三星誠以覆讀如福欲使邑之民消災爲祥而吏恐愚無知者之勞民傷財募建寺觀故祠之星之主曰用焉而不知其牖民提殷而其典可數若是也覆舟之名或以形或以事塑萬有灘江將有山丹徙有覆船山若南溪之覆溪改名福溪帶熟覆釜山梁乾化中改福山建昌府新城之覆船山唐咸通中改福船宋大中祥符中賜名福山君顧以福其民而邀佑於神故亟更其名卽其事多與古合予故徵諸古並諸後且以塞矯世抗俗者之望云

川主廟記

吳大勳

神也何以謂之主主也何以屬之川必其神有禦災捍患之

功敎養生成之德普被乎全川之境垂之百世而無窮非一
手一足之烈所可同日而語者也川中人食其德享其功以
爲世世生民之所利賴遂翕然奉之爲主焉如滇南有土主
廟相傳爲觀自在憫夷人不知耕作變象示敎滇人感有功
德在土尊爲土主是也予承乏酉陽下車之日吏人以謁川
主廟告詢之則稱神楊姓古之治水有功者予疑之蓋川中
治水之功莫大於秦時蜀郡守李公築隄灌邑利濟農田遂
成千里沃野後世倣傚其法通省皆收堰堤之益樂利無疆
焉宜其廟食百世遍及州郡而未聞有楊姓者可以爲一川
之主也時甫莅任百度未舉且州中未有志乘無從質辨也
明年始和之吉遍謁羣祀至川主廟展禮畢周視榱棟得前
任郜公題額云經江水以築堤穿鄉流以通楫又云在秦世

已著績于旂常至我　朝益重光于竹帛雖未明言神之姓氏而川主之為李而非楊已决然無疑矣且夫食其德享其功者雖婦人孺子皆當識其姓氏知其功烈而後趨走拜跪精意相屬今乃恢宏其廟貌崇奉其籩豆而神之姓氏功烈不獲家喻而戶曉則神與人不能以精意相屬而欲其福佑斯民不亦誣乎予故揭明川主之神為李氏以為州人告使銘德報功之志毋或爽也夫以予臆揣之見而喜邵公之先得吾心也予幸以不謬不可不有以誌之俾他日作志有所據依焉爾若夫川主之神其禦災捍患之功教養生成之德已略具邵公題額中茲不復贅云

釐和宗青城人趙昱隋煬帝時為嘉州太守入水斬蛟以除民患後入山得道遂不見唐太宗時有見昱乘白

馬引白大腰弓挾彈以從遂奏上封爲神勇大將軍廟祀灌口明皇進封赤城王宋張詠治蜀禱祠得神助事聞封川主清源道妙眞君今蜀多祀之見李雨村太史蜀雅

五十三參象記　金甡

佛廟像設有所謂五十三參者乃善財童子參學成道因緣始於文殊終於普賢詳見華嚴經者也昔文殊童子承佛神力南行教化經歷人間至福城東則有善財童子與五百童子共來頂禮文殊聞善財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欲親近諸善知識問菩薩行修菩薩道於普賢行速得圓滿知其已得根本智未得差別知解雖圓而行未圓因指示南行隨方參學凡經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其各種

善知識自比丘比丘尼優婆夷居士長者外道婆羅門人
王女釋女童男童女童子童子師船師鬻香者市肆人以至
仙人天神天女地神林神夜神大士菩薩佛母道俗兼該人
天畢到雖咸自遜謝迭相稱與然已各就所能知能說指示
化現愈推愈廣愈進愈深佛法微妙真實義固已隨在考通
即至四民生業百工技藝無不究悉恒沙算數梵音字母咸
得秘傳善財守文殊戒精進勤求誓不退轉其間亦有見異
生疑而梵天四衆皆護持啟告俾得因疑得悟如于勝熱婆
羅門所則從投火聚而得清涼于阿羅王所則知借王難以
消罪業于須婆蜜多女所則悟由褻狎而離貪慾久歷歲時
不憚勞苦歷劫過去諸佛皆因稱述現前沙界無盡道場皆
獲分身瞻禮見不可思議功德悟不可思議神變遂得無盡

一切法門一切解脫門一切總持門一切三昧門一切般若波羅密門得至一切處菩薩行得菩薩大悲幢行得普門速疾行既見彌勒得入華嚴樓閣定中瞻覩諸佛已彌勒乃指明先所見善知識皆是文殊神力加持仍應迴向瞻禮於是重詣文殊遥受告戒乃志心皈命求見普賢遂得於金剛藏菩提場毘盧遮那如來座前參禮普賢詳示行願善財即次第得普賢行願海然後解行俱圓遂得與普賢等與諸佛等蓋其參學之勤成道之大如此此固學佛者所當歡喜頂禮慚愧奮迅以期仰跂其萬一者也至其終以童子稱者蓋佛有娶妻生子而後出家故不稱童子不則概稱童子即文殊亦稱童子

諸葛村重修古顯慶寺記　張遠覽

縣城西七十里有村曰諸葛其得名不可考或曰諸葛也以村之二姓最多故然今居是村者劉氏鄭氏號著姓且族指衆顧獨稱諸葛何耶村之側有寺焉寺名顯慶遠近皆知其爲古刹其必唐之世歟顯慶者唐高宗紀年之號也是時佛教方崇諸寺僧往往得大官學士大夫敬承恐後梵宇珠宮若鱗次然至今聞傳唐人諸金石文字率多佛寺中物也吾獨歎千餘年來時代改革治亂循環西望乾陵幾如平地至詢之居人不復知爲何王之隴歲時無雞豚之薦牛羊從而牧之而區區一寺巋然長存嗚呼豈富貴之澤有難以久留反不如虛無寂滅者之相引而不已耶抑浮屠者流前維後係務竭其力不自以爲勞而被服儒者又每每周旋而護持之耶此寺之修宋元以來屢矣明初閻鄭二氏重修之我朝

閻文彬鄭紹甆兩修之乾隆一十七年鄭紹禹又糾其鄉人醵錢範佛像以金而奔走其事者僧廣濤也于是諸閭村人謁吾友趙君含光俾請余記余頻年多病塊然獨坐有時念佛氏萬念俱寂之說反爲歎羡今趙君之以是請也亦欣然而爲之辭意亦可感也

大倉州鐘樓銅鐘記　王鳴韶

凡物之堅而壽者莫逾於金石矣自周秦至今碑碣之石間有存者若鐘鏞之屬則唐宋所鑄今已罕見豈堅壽者反或不壽與且古之有鐘所以紀勳績銘功德也魏晉以降宗廟之制既不行于卿大夫其有功業者無復廟器之錫吾不知始於何時而用衡旋幹之制率視爲浮屠氏考擊之用非吾儒所及知者不亦古今之大升降乎哉第浮屠之宮自宜壽

之愈久何以三五百年之據惟山水阻僻之地僅存一二若城府之内遊迹所熟經耳目所習見愈寥寥者何耶蓋鐘之爲器既鉅搜羅珍玩者不顧也而人或利其金以改鑄他器則其幸而存于今者洵難得而可貴也矣太倉城東南隅有鐘樓焉其構崇傑尊嚴固安其鐘乃元仁宗延祐四年十月朝列大夫知崑山州兼勸農事王安貞爲海寧寺鑄翰林國史院編修章壽撰銘鐘身高八尺圍徑如之上爲雲雷之象中勒銘詞并僚佐姓名自安貞而外有曰武略將軍崑山州達魯花赤朵羅不花有曰進義都尉州同知金哈答有曰儒林郎州同知虎都別有曰忠翊校尉州判劉康有曰承事郎州判陳瑞下列職員之名不能盡憶向聞海寧寺有鐵鍋一相傳爲漢海運時鑄之器今在寺中鐘則不知何時移置於

此當元延祐之初崑山州治在今太倉治所鐘之鑄也實當其時修志乘者僅列安貞之名而吳組不花等闕焉幸此鐘之存可以考而知也然則金石之遺文顧可忽乎哉乾隆三十一年春余與張子僖若步青阜尋舊迹相與摩挲欣誦如空山獨行而猝遇良友得不愉快矣乎繇與此習見之處乘軒輿而來遊者目凡幾豈獨無如吾兩人者排抆而考證焉夫亦第知樽俎之近玩而不察金石之可通於史傳者與

湖海文傳卷三十七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記

吳縣陶氏義莊記

雅爾哈善

為政以人心風俗為本人心之厚風俗之淳以敦宗睦族為本周禮大宰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大司徒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是道也盛世也由之具見前載乾隆十五年予巡撫江蘇吳縣候選員外郎陶係貲常稔田千畝營守舍三十餘楹為義莊以贍族之貧者予聞而義之冬十二月具疏入告明年四月奉　旨依部議照原銜即用以示獎勸命下之日寰宇族類抵背鉢心譁曰古稱財輕與犨誼重書銜今屢見陶氏而眾翕於孝弟之義矣匪直陶氏之　恩

榮也而陶氏循省衛仁下逮萬稚恩承垂諸子孫無過佚前人光識勒貞石請文於予予既移節兩浙恩以官揚上德風曉封圻不可以辭按陶氏之先系出潯陽前明洪武間有名俊者以鳳陽勳衛千戶調蘇州右衛所承襲交趾之役力戰歿於鹹子關遂家于吳洎入 本朝子孫以千計有名世魁者篤念宗族捐田百畝又協捐五十畝創篠父也篠起承之奔走齊魯燕趙間日有所儲適於乾隆十一年捐田如前數統前一百五十畝共千一百五十畝又醵白金千八百兩建義莊奉俊爲始祖祀焉皆其田之所入凡厥姓兄弟出自俊者養生送死之具疾病急難之需皆於是乎給董以莊正佐以司莊司倉綱舉而目列之秩然無所紊爾固孝且勤矣今夫孝友睦婣任恤古以之設科選士洎及季世上治

下治旁治之義曾不五世而斬非道亡也其事不立也上世井田法行大民細民豐瘠略等又有大宗以統小宗其制甯於封建自宗法廢而族不收井田廢而同父之子貧富殊闊風氣所以日媮不可復振若綠者其又可少乎哉義田之設始范文正公其時韓魏公亦合宗族百口衣食之一本諸摯豈後於文正公者然後世知有文正公不知有魏公豈獨韓而右范耶良以范氏義田歲入粳稻八百斛撐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法甚善而魏公不聞有田此其所以或傳或不傳也世謂晉陵錢公輔爲范氏義田作記而范益顯吾不謂然文正豈藉一記而傳者哉吾今特爲記亦以人心之厚薄風俗之醇醨其攸關具是焉耳義莊在長洲縣之因果巷其田畝坵段字號例備書碑陰

陳氏義莊記

魯九皐

誥贈資政大夫陳立軒公慕宋范文正公義田贍族之風於是凝齋先生於公之卒本其意置田二千畝爲公祭田即於其中斟酌范氏遺法助贍族人先生没有年其仲子兵部車駕司郎中守詒與弟姪奉行此事續修條規更置田二千畝專爲義田推與族人經理而先所置二千畝專爲立軒公祭田其詳見車駕君所自爲記即專有義田則必有專倉以貯此田之入於是車駕君兄弟子姪相與度地揣材建倉而又將以凝齋先生所嘗積穀三千石以備鄉里平糶者附貯其中其說見涂訒庵先生端所爲陳氏義倉記顧其時倉尚未及建也其後車駕君兄弟復以先生所積三千石之穀推與鄉里經理又捐租田四百畝以贍此穀於是鄉里爲立廣仁

莊以貽之其詳見長洲彭君紹升所爲廣仁莊記及余所修廣仁莊條規今東僊君在部供職其四弟守訓亦以秋官郞觀察山東其三弟中書君守中季弟中書君守譽在家養痾以爲義田之倉不可以不立也相與諮於東僊觀察二君偕子姪卜日鳩工於立軒公家廟之前創立廒厫貯以兩廂凡爲倉十有四繚以周垣其前爲治事之堂堂東西序爲夾室堂之前有庭庭左右爲兩廡庭前爲門門有廳事門東西皆有塾而堂室門塾皆特建巍樓足以憑高而望遠也門之外更設外垣其中縱橫十餘丈爲曬晾園場又於倉右遵 大清會典品官家廟之制立祠堂以祀立軒公之祖章明公合之爲陳氏義莊其規模略如范氏義莊之制諸君子此舉蓋推立軒公之心上及其祖欲使凡爲章明公子孫有志者皆

得以讀書治事於此莊蓋義莊也而寓義塾之意焉旣蔵事二中書君謁余請記嗚呼顧氏之世德遠矣自章明公生明天崇之際以其身力任鄉里之事解衣推食息爭救患至於毀家而其子西耆公居貧力學廉介自守爲名諸生洎玗公崛起遂以善治生大其家然不自封殖殷殷以周恤宗族鄉黨爲念凝齋先生碩德醇儒善承父志義田平糶諸法皆稽之古昔酌乎時宜務期底於盡善足垂久遠今諸子又能恪遵先生之教時時增修其法推及本原立莊規模閎大堅固欲使後之增擴義田者不煩別營倉儲語曰爲善必有後不其信乎不其信乎初范文正公義田于蘇贍其高祖以下闔門百餘口無貧富貴賤皆衣食其中焉蓋古者合族以食大功同財之遺意也其後踵而行之者往遠而推之於始祖

以承意專主於周恤貧困而凝齋先生益精其義始之以勸學繼之以賙寡孤獨廢疾之養又繼之以婚喪之贈而於節婦尤加意焉蓋養也而教在其中矣傳曰美成在久先賢有良法至後人益得纘續而精之法之所以不墜也文正公始置田千畝至忠宣公遂廣爲三千畝傳三千餘年至 國朝其子孫尚有增千畝者其遺澤之長如此今陳氏義莊之建諸君子皆有日擴而大之心其傳之無窮吾知必如范氏之義莊久久弗替也某自成童學于凝齋先生於先生之居家正本制用孝友睦姻任恤之舉皆得與聞而又嘗侍於立軒公習知其祖考世德甚悉故於二中書君之請詳記之以勸好義者

仲正公家廟義田記

曾九皐

古者有大宗之法以繫屬一族之人有小宗之法以明親屬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此大宗小宗之說也大宗之法凡族人之饑者寒者皆衣食於宗子其富貴而有餘財者亦必歸於宗子故宗子死族人皆爲之齊衰三月宗子而無後族人必求其賢且才者立而繼之故曰寧絕小宗無絕大宗大宗者所以繫屬一族之人也故宗法立而一族無窮苦無告之人推之天下而天下無窮困無告之人何也人各有族族各有宗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自宗法廢而人之生也渙散無所繫屬雖同爲一父之子隔膜不相顧者有之至於親盡服絕益

漠然無所動於中矣至宋范文正公創立義田以贍族於是仁人君子咸師其意倣而行之故自宋以迄於今世家大族未有無義田者也明唐荊川氏曰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其起於大宗之廢乎顧又曰義田立而大宗之名愈隱義田非甚厚有力不可爲而宗法雖百金之產亦可通嗚呼宗法未易言矣仁人君子惻然溯身所從出而敦一本之愛幸有文正公遺法在焉能不以其力之所及勉而循之也哉且有義田而絕者必繼不能自立者必與立之族有宗子但從而加厚焉宗法未嘗不寓其間也吾家以仲正公爲始祖既創立家廟修祀事而族父厚畬先生曰義田之立不容緩矣吾力雖不足勉以百金爲之倡其我族人有同志者歲增月益擴而充之可乎於是以此百金置田姑先其至急者稍周恤之

焉其他日田畝果益增而規條始可得而立也蓋吾家自仲正公以清白傳家世守儒業不知治生事其仕宦者亦勉承先訓廉俸之外鮮有畜積其於昔賢遺烈雖未嘗不企而慕之而要皆於力之莫及也今先生旣有以倡之矣他日有大力之子孫出焉即義田以維宗法則吾族大宗之亡已久也亦相及猶有可繼者尚相與扶植而維持之也哉某不佞謹記其緣起以告來者

貢川楊氏科舉田記　王元啟

龜山楊氏之後其別者或居蕭山或居毘陵蓋皆龜山宦遊之地而將樂則其先世之故居故子孫之守鄉土者支庶尤繁明成化間割將樂之南境置歸化縣自此龜山之裔又有著籍爲歸化人者今永安貢川之楊即其自歸化來徙者也

貢川之楊自始徙遠今且二百年猶以龜山爲始祖建道南書院於其所居之里以奉其主以訓其族人子弟於學又設爲讀書膏火之田凡郡邑國子諸生皆得分食其歲之所入其尊祖收族所以綿詩書之澤於弗替者蓋猶有其先世之遺風焉雍正間有介山翁者爲其族之長每月朔望率其族之諸生聚會于道南書院而課以文時當鄉舉之年見諸生有貧不能赴科者惻然念之乃即前世所遺膏火之田別爲條例當歲均給諸生使之勵志讀書至鄉舉之年則專給赴科之士其不赴科者概不與焉遂更其名爲楊氏科舉之田族人咸以爲宜遵而行之歷今數十年無改於是其族之後進諸生追念前功欲勒其事于石以垂永久因翁之孫炳從學於余使來請文以爲記翁幼習儒業試不售去而爲醫前

太守褚祿嘗延入署中談論竟日欣然曰得子之方可以醫病接子之論兼可醫俗其爲達官所推重如此炳亦好學有文庶幾不墜翁之遺教云

錢氏祠堂記　　錢大昕

古者宗廟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公制禮以禘爲殷祭改夏爲禴春爲祠許叔重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孫叔然郭景純解介丘云祠之言食也祠本宗廟之祭秦漢以降神祇羣祀通稱焉故祠于壇謂之祠壇祠于城謂之祠城祠于堂謂之祠堂此祠之官曰祠官太常有祠曹其儀式則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漢志所稱某縣有某祠者謂祠其神于此地非指其室而言洪氏隸釋載殽阬君神祠碣孔君神祠兩碑亦是此例後人習焉不察直以祠爲祀神

之所矣古禮大夫適士官師皆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以後仕者不世祿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廢雖貴爲大夫猶祭於寢于是有祠堂之說以祀其先俾族姓不忘其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吾錢氏遠有代序散居于江浙者尤多吾始祖自常熟之鳳里徙居邑之盛澤以力耕起家再傳而析爲兩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迄于今幾三百枝生齒日繁昭穆漸遠康熙中始議春秋合族人祠于先塋祠卑陿其餘於主祭者之家而祠堂猶未建立歲辛巳先君子謀于族父兄長者卜地于外岡之西練祁之陽爲堂三楹門三楹繚以周垣秋霜春露祇薦歲事几筵載設登降有所前期卜族之一人主其祭而族人稍醵錢以助之品物少而文詞亦不多庶幾無忘祖宗淳樸之遺相勉以孝

弟勿流于侈靡以致後不能繼西鄉之諭實受其福先祖其康我乎祠成先君子嘗欲爲文記其歲月而不果歲丁酉秋饗畢族父兄皆來會僉謂大斯宜製文刻之石於時先君子下世再期有五月矣乃泫然泚筆而記之

黃鶴樓記

畢沅

江出峽東至于巴邱沅湘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于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匯於是以注于海而江夏黃鶴山當其衝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爲城山之西有磯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流恆數里于形爲尤險其上爲樓城取于山以爲名始見齊梁二書于後樓之興廢史莫之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公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

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緻如新其下則水師蒙衝在焉歲以十月都試與戈甲艤川櫂自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檣如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薮桴鼓一鳴上下百里若示諸掌姦宄無所匿其跡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來代爲重鎭 國家疆理天下愼固封守常以尚書侍郎鎭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四至趨風馹路劇驂輶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海際屬國以百數終王受吏累譯來庭往反上都皆道于此守土之吏率會于茲樓以飲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風猶事皆可知也洎夫王臣咨諏每懷靡及舌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莅民禮賓詰戎邦之大事于是乎咸

在外以設險内以經國地勢然也其有逐臣羇客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怨丹邱羽人雲水栖游倘佯乎其下均是以發舒文采增成故實沅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先後序同歲爲衣冠盛事蒙

恩揚歴兹繼其武既欣踐於勝地且感遺構乃系銘曰

海有神山河惟底柱巨靈擘劚列仙攸處樂哉斯邱僊城之巔上標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迴山增比邱水擊成窮光映鳥符勢吞雲夢都會是程鎭荆控四野底平八窗洞闢空若憑虛望惟極目朱衣行水毛人躡城塋有先兆神或不絕大别西踞樊口東邀神禹明德黄武伯圖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兹遊思同民樂

公孫橋記　王元啟

由嶧縣臺莊而南六十里地名澗頭集集西南半里許有河

曰泉河東西兩涯實爲臺莊赴徐州必由之道其水出黄邱山南西流而北注至此凡十五里黄邱之南又有庫山羊蹄羯子諸山之水皆注焉常時涓淺欲涸行者可以布武而過故雖居孔道無橋梁以濟行人然而霖潦時降諸山之水並發交滙漫溢田廬往來者阻絕兩涯歲以爲病雍正元年故內閣學士徐公爲兗甯道僉事道經于此慨然傷之于是始有建橋之議徐公首出俸錢爲倡屬嶧縣丞黄之瑞暨諸好義之士共襄之成於二年八月公自爲記名之曰澗頭橋歸勞黄丞不尸其功土之人皆曰是橋之創徐公之功也其何可沒乃別樹一碑大書曰徐公橋人以徐公稱之不知其名澗頭也其後橋壞不修歲以圮剝斷石碁布河中行者蹴石跳踴而過葢其廢又二十年餘矣今中丞以閣學之孫出撫

山左有渭南程君士範者爲利津令十四年不調中丞獨心賞焉調知嶧縣君以道路橋梁爲政之所必先又知中丞之欲永斯橋也出其用餘之俸親詣橋所庀材鳩工不數月告竣士之人又曰此非程君之功先閣學之遺澤中丞實延之又別樹一碑大書曰公孫橋人益不復知有他名云於是程君已陞浙江吉安州知州將候代以去書來請記於元啟元啟舊游閣學之門于中丞忝一日之長執筆以記公之世德葢所樂爲而程君于元啟又同年友也于其請不可以辭乃爲記曰橋跨泉河東西其長百有二十尺高十五分其長之一廣十二分其長之一釃水爲七築墩六座墩如橋廣之數而南北又各加其二焉其石取材於舊者半伐諸近山者半功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越明年三月十一日落

成凡役夫一萬二千三百費錢八十四萬徐公諱湛恩公孫名續橋成之後一月庚申朔記

和州梅豪亭記　并銘　　朱鍔

乾隆癸巳仲春鍔試和士畢聞州西豐山有宋時梅乃與知州事同年慈利劉君長城謀往觀之乃以二十二日爲天門之遊明日出山十五里至欒巴祠二十五里至豐山之麓上山三里至杜村村之左右曰考子塘皆杜姓自宋至今或他徙其處者尚數百人杜氏爲州學生者五六人來迎余比至梅下則樹本凡六其四已枯枯者如銅如石如螺蛇之死而骨倔强不僻也其不枯者二本本大五六圍徑上四丈餘華覆小山與枯本交錯枯者亦榮其華之種曰玉蝶又如蛺蝶數萬翔舞山石之左右而不去久之忘其爲梅樹也問之杜

氏之祖杜先生默實居此先生遺詩村中頗有存者其詩曰
手植梅花浪得名又云不是羅浮是考塘然則梅先生所手
植也按石先生介集載三豪詩送杜默歸歷陽樂史太平寰
宇記歷陽縣屬和州然則先生實和人而厲鶚宋詩紀事以
爲濮州人非也先生字師雄宋史無傳今州志亦不爲立傳
僅以石先生介歐陽先生修贈先生歸歷陽二詩考之二詩
之作當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石先生詩序本朝八十年按
宋太祖以建隆元年庚申代周至康定庚辰八十一年矣歐
陽先生年譜是春范文正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
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自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復充秘
閣校勘故歐陽先生贈詩云杜子來訪我又云河北新點兵
也按石先生亦以是時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墓誌先生直

詩歲餘薦拜太子中允是慶歷元年辛巳又薦直集賢院二年癸未作慶歷聖德詩歲餘去太學通判濮州五年乙酉七月卒矣然則康定庚辰正石先生入太學歲也蓋先此一年石先生或未直講太學而歐陽先生弁米入京邑故不得曰已卯而斷之曰庚辰也歐陽先生詩云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石先生序云師雄學於予辭歸歷陽詩云師雄二十二然則康定庚辰杜先生年二十有二也是年二十有二則先生之生當在眞宗天禧三年巳未杜氏家譜先生生於明道元年按明道元年壬申至庚辰僅九歲譜說非也譜又云年六十三卒先生當卒於神宗元豐四年辛酉宋詩紀事先生熙甯末特奏名仕浙淦尉按熙甯之末改元元豐先生卒于元豐四年是先生爲尉越四五年而卒也按石先生卒於慶

歷五年乙酉年四十有一作序及詩之年實三十有六歐陽
先生卒於熙甯五年壬子年六十有六是年實三十有四宋
史石先生傳介卒夏竦言介詐死請發棺詔下提點刑獄呂
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
即令具保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
斲棺是時杜先生必具保令狀之一人也沒後二十一年其
家將葬石先生子師訥與門人杜默姜潛徐遁等走告請銘
于歐陽先生其年英宗之治平二年乙巳也歐陽先生五十
有九而杜先生四十有七其思所以表彰其師愈久而未之
敢忘所謂生死不相背負者可想已又按先生以康定庚辰
還歷陽越六年慶歷乙酉歐陽先生出知滁州在滁者二年
滁與歷陽密邇絕不聞先生過從贈答蹤迹意者是時先生

方跋涉左右於其師之殯餘謗欲久留京東沇岱之間以是無過滁之隙然則其軍令狀保師死者先生蓋身先焉而名不聞至今七百年後又信可考而知也鈞既考先生卒始末略可見者如右於時從容與劉君議曰梅華之間宜有亭杜氏之子孫僉進曰故有亭圮已劉君毅然請復之且言曰先生詩不云乎培根急取他山石又云淺築牆低防過酒長城嘗于梅下列闌支石而築短垣以繚亭具如先生之詩子其記而名諸鈞曰石先生之詩曰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詞師雄歌亦豪三人同稱宜所謂三豪者也今三豪亡矣越七百餘年而杜先生手植之梅歸然獨存梅亦豪矣哉鈞與君兩人鄭然千七百年後來相議於空山之中其以梅豪名斯亭宜君欣然成之而刻鈞之詞於石令考于唐杜氏之子

孫世世守焉時同遊梅下者上虞張鳳翔方海及門歸安吳
蘭庭

州西南豐東梅所封蕃也之宗者予塘杜浩議侯名獻厥祖
獻手植梅歲定以來玉山體盤屈虬枝幾本銅鐵色閱年七百
樹廡既傾亭蕪不成劉侯載營積亭先後表亭左右梅汝丞壽
春風不驚香幽景明客飲斯亭於石亘之巔紀余來遊試士和州

逸園記　　邵恭渠

程子居楓橋之北為園於太湖之濱有堂有居有亭有池有
修竹之徑有叢桂之坡有芍藥之圃有垂釣之槎有鳴琴之
室環蟠螭石壁銅井彈山以為閣曰清暉擬滌山以為臺曰
騰嘯台而名之逸園因以自號園之廣以畝計凡五十左右
遠近皆梅林花時香雪空濛雲水相映盋湖濱諸山迤邐聯

屬西磧最爲深秀居人以藝梅爲業飲湖光吸山淥天然香國程子乃全攬而總有之肎其樂隱于此而與城市日遠也然程子之勤勤于此非獨樂其地之勝而已先是尊甫豫章先生葬其先人於西磧之南麓傍墓以廬者數十年廬之前有峯九故號九峯草廬程子承懷也德明發不寐旣以大父父孝行聞於 朝膺 制書褒美之寵又惓惓於其魂魄所依憑而拓之以遺於成歲時伏臘欷歔思慕過其園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覩其志焉昔歐陽子記許氏南園特書其三世孝弟以示海陵之人今余見程氏之孝亦著于三世矣使其子孫世久而愈篤則所謂草木駢枝而連理禽鳥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者豈誣妄哉書以示同里之人以遺程子亦惟其力行而不怠以止以

信余言也

漱藝堂記

吳省欽

六藝有二以才藝言禮樂射御書數是也道之末也以文藝言易書詩禮樂春秋是也道之本也道顯而爲文文之精者在易書詩禮樂春秋故曰天之未喪斯文文曰博學於文又曰游於藝孔子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藝之爲言如六穀之種之可以養人而通之卽以致治劉歆總羣書爲七略一輯略二六藝略凡易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三家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小學十家而總曰六藝班固據之以志藝文其言有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後世經傳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

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然則東京之世經與藝且猶互稱其後經之名尊而視藝愈下不知戴記經解篇與學記之言離經皆漢儒所綴聞漢以前祗云藝彼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掌之保氏與孔子所言道德仁三者成上成下殆迥庭矣戴子友衡偕予二年每談藝時渙然若冰之泮于旭而溶焉若竹之迎於及瀕歸休寄語予記其堂曰漱藝夫余之所談於

先聖人之藝豈乎來有當也然唐宋大家文必求之六經之旨卽斂賦小道於技求尊而魏晉文士猶知道經爲重故孫興公以兩京三都賦爲五經鼓吹陸機之文爲中說所取當機作文賦時年止二十亦以漱六藝之芳潤爲言自六臣以保氏六藝註之而乖離悖志去道愈遠晉不謂禮樂射御書數之無與於道而謂禮樂射御書數之並無與於文誠求先聖人之藝膚而

習之優而游之衆芳之與韓蘇徐潤之瑱溢液其於文嘗日工而因文節且見道吾以是歎遡理之貴孰精而藝之時義大也

容齋記

新安程君夌紫構齋三楹命名曰容謁予而言曰吾性少卞求韋弦之佩而不得姑游目于是齋庶以爲息黥補劓之一助乎旨哉斯言也夫林深而禽樂宅廣而人安有所以容之者也推之天地之大芸芸者莫不以生以息于其內江湖之遠而涵淹卵育者實其中其容者不同而其所以容之者蓋至於無畛域無道里可計焉吾試言其近而可驗者造物之於人將降之休美和樂之福必擇夫惇裕寬大優游不迫狹者全而畀之何者其中足以容也若其一不得當則色然而怒少激之僥焉不可以終日彼方銖量寸較一毫不肯挫於

人而造物者之猶其禍也亦遂若銖量寸較而遂之非其有私也蓋恐假之以無妄之福懼其中不任載焉將至於僨盈驕泰狂惑而喪其性故以遂之者愛之也周禮鄉大夫職鄉射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鄭司農釋之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然則容之樹義宏矣程君意氣象上而入世則崇謙約尊師取友揮斥其所蓄積其於容也庶乎而猶嘐嘐不止者予不知其取意將以江海天地爲量耶抑猶是情恕理遣以漸至於停裕寬大耶程君曰江海天地之量則未有不始乎情恕理遣者也予曰善遂記之

所好軒記

袁枚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羣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羣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

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鼎名人字畫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於羣好也而又何以書獨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飢友宜同志遊宜晴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爲物少壯老病饑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眾好而暱焉此如辭狎友而就嚴師焉好之僞者也畢眾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尚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皙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皙所不受也何也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歸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清私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則以所好名齋也抑宜

吳邸記　　申兆定

長葛署之東南隅有邱塊然圾灰之餘也密邇庖廚爲雞豕
所棲止蕪穢特甚人跡罕至焉予宰葛之三年歲庚子偶于
暇日偕同人躡登邱眺望晚烟蒼靄遠樹參差覺其曠浪可
喜嗣此退食之餘必一登之或皎月澄暉或晴霞散綺或雪
霽郊坰愈久而愈覺兹邱之勝嗚呼天地大文無往不妙坐
井而觀與登高而矚其所見固不侔矣然則邱固無勝不勝
之殊亦視主之者何如耳爰闢除蕪穢繚以短垣移翠栢於
陰崖植石丈於阿曲環以弱柳覆以茅亭于是共忘其爲圾
灰之餘而遊蹤日以不輟矣惟時冷香社友黃上舍星巖金
公子笠庵同在葛署相與賦詩落成遂自記其顛末如是邱
居巽位故以巽名或以三元甲子六百司權巽方高而回乾
氣其將巽命有攸乎則非予所知也

吳蓬記　　秦瀛

小峴山人官京師卜居宣武門外其堂之西有齋焉形似舫自顏曰吳蓬山人儤直之暇坐臥其中晏如也客有問于山人曰子吳人也生長江鄉性狎舟檝具區之濱五湖之側清如滄浪明如苕霅浩皛渺瀰縈青繞白有峰有巘有舸有艓風檣雪櫂烟蓬雨笠子於是瞰極浦瀕長川老漁擊汰小漁扣舷浩歌發兮弄明月采芙蓉兮蹁潺湲衍逼范蠡之港木落春申之山信縱棻兮足好庶相羊兮忘還子於斯時樂如何焉今乃抗烏帽遨黃埃馳驅朔埊彳亍長街馬勃沒踝牛溲汚鞾即或休沐稍暇偃息是齋而噩客屨錯羣奴聲尪無烟水之足以適其性鮮魚鳥之足以怡其懷且子年已五十官止曹司既不能如仲長統之樂志與孫興公之遂初而徒

托跡人海繫情江湖不亦陋歟山人曰唯唯否否琴瑟之音膠於一則滯天墜之理見其大則溺寄吾身於扁舟泄坳堂於浮芥余惟隨所遇之適然而不知簪組之是維也方余退而居此目不睹塵囂耳不聞鈴馱延西山之夕景納南榮之遙籟不啻雲夢之入吾胸而曾不能以劃然此即吾莊生之不繫又何必揚舲鼓枻始為逍遙物外耶客既退遂書之以為吳遙記

湖海文傳卷二十七

湖海文傳卷三十八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記

保德風土記

陸燿

保德州故宋定羌軍治所在山西西北隅南接岢嵐州東南至寧武府正東則大同府城形如葫蘆岌嶪山巔俗名其峯爲蓮華峯西臨大河對岸爲府谷縣稍南爲神木縣直北數十里即蒙古薩拉齊地環保德之境皆土山聯屬屈曲凹凸絕少平直自京師而西車行至沙泉驛易騎以進踰山越嶺顚躓可虞山溝窐窌深者數丈橫截道塗紆迴始達故土人有十嶺九溝之語去城十里許曰鐵匠鋪嶺盡河橫前開一境由河崖向南行至東關仰望城門如在天半先君手寫分

青十里山塘四大字摹勒崖壁直上二里有餘遶城一覽所歷崎嶇諸境皆在几席之下城建於宋明始改為州 國朝因之屬縣一城中居民戶千諸鄉屋舍寥寥而俗向淳朴特逈宅處大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兩岸皆山奔流湍急二三月塞外解凍則冰凌乘春漲俱下所觸必壞晝夜喧豗聲振巖谷北行二十里有大石在河中平坦可坐萬人石色細潤名為天橋再北半里許巨石亘絕兩崖水從石上懸流而下噴灑如瀑布所謂天橋雪浪者也風清月白攜酒石上仰觀俯矚身世幾忘其下出鯉魚青黑如鯽肥美勝常俗名石華魚過此一里即同常味矣土人業漁為生者官為制額歲貢 天府百二十尾石側有舊刻八字水淺時可附而讀其文云食我不肥賣我不富不知誰氏子代為魚言以戒渤澥

也其風俗賤男貴女年十三四即適人婦人不以再嫁爲恥雖儒家子亦娶以爲偶飲食非祭祀賓客不設米飯居常食胡麻蕎麥而已服飾尚布素必富家始具絹帛婦人亦不以金珠爲飾夫家定聘鎔銀珠一十三顆懸婦項下自此終身不去出則跨驢以紗蒙面夫爲執鞭除夕各爇石炭於門外石炭者煤也城中無井取汲於河嘗按地志宋時舊有六井不知何代湮廢言於州牧顏公希聖使訪其遺蹟興復民利會遷去不果余以先君嘗尉斯土遺愛在民故嘗往來於心如旅人之懷故鄉爲述其風土如此若乃土產之異則石華魚外有石燕子毛羽備具但不及零陵解飛耳有龍鱗石天然作老龍鱗甲山徑間或長至數丈蜿蜒起伏望之唯恐雷雨之至并識于此以資博物焉

高平行記　王太岳

乾隆二十有四年冬十一月甲子　制詔定邊將軍國家
戡定西戎通道大宛所以拯遠甿固外圉伐罪舍服也葉爾
啟木霍集占蟻蝨纖類役屬準夷逞其轄轢既蒙我大恩予
之安輯而興心背叛造作事端自蹈不赦天討有罪朕不致
違用遣偏師往致厥罰賴
宗廟之靈師武臣力以數千之眾蹈萬里之遠曾不數月誅
之既畢朕以將軍吏士久勞於外飢飲渴冒沍霧露側席
遠望惟日不甯將軍其第錄功閥具以名上因師以來還館
厥次夫賞罰國之大柄雖有功恤有勞今古之彝經也太官
茂賞朕無吝焉已敕所在具芻糗戒輿馬以待將軍師至之
日予郊勞汝臣兆惠聞　命震悚手足蹴掉遂開軍牙樹

旄伐鼓召集僚佐于百夫長熊羆虓虎至於偵騎徼卒咸進幕下軍吏升高官　制曰具道陛下恩德所以嘉勞寵惜之意軍中皆頓首伏地呼萬歲既上章辭不獲　命乃以某日振旅而先馳牒酒泉以其期約次第告于制府轉相詔報無有後時於是巡撫陜西都御史以符下所司曰各執乃事惟飭惟豫爾則究圖已而曰懼無以稱　明詔師來有期使者將逆之境汝布政使某往臨潼按察使某往咸陽關驛道某往邠州惟是犒勞饗至送歸各率乃屬賫成盛禮咸拜手曰敬諾又曰隴右歲比不登民用曠於畜牧師徒經行慮不能供億平凉涇密近於邠猶吾西鄙也汝具官某其率屬車騎以往均勞佚之叐既厥役毋同越人某拜手曰敬諾明年十二月師入嘉峪關河東

西郡縣小大百吏咸奔走即事某乃詣大府受教戒府曰汝行遂行甲子發長安行四十里渡渭水帆檣篙列權謳和聲状烟起沙汭上上下雲水糾結浴漾壹體虛無莫極其往軒車既至篙師估客遂行岸處之垠駢肩聚觀閒官車還皆相顧以喜過咸陽行二三里菜田始華麥畦綠縟微風遶起飛黃偃翠蕩若波穀前有修林冢祠離立是爲周文武王之陵左右高岡鮮原極望華秀慨然想見西京之盛時是日行九十里宿何章驛館明日行百二十里宿監軍鎮又明日飯永壽城南西出郭門側入谿谷嵘路傾仄與山委蛇雲氣起巨壑中滃涌盤薄歘忽東西横斷車馬五步之内不辨面目登顛既久得邸氏莊稍闊澗水潺潺馬跡行石路上膈膊相答遂渡石橋出太谷之口陂陀連延者又三十里以抵於邠州

是時南景初傾牆陰著地不盈一伮得某氏竹園遂不能去園中木芍藥數本綠跗丹苞粲然欲笑乃具茗飲邀同行屆生藉草對坐歎息不能踏也早起周行城郭井屋潔修百貨肆列已而街鼓競發老穉尋嬉歌舞雜會秋千畫板錦棚雕檻之盛夾道相屬此邦故號貧瘠及是乃蔚然極觀知州事者爲曹縣武君歷歎其精敏任事具著理效流覽久之乃去州之西二十里而近得幽風閣依山梯架構三重像設森列皆削石壁鏤而雕之妙極天巧中列大佛紺頂金身高倍丈六下臨洞壑深靚不可窺視微聞流泉繞佛足下璆然有聲前出平臺臨瞰無極百里內外可見飛隼迴望平田如掌雲樹影錯花源果林之觀連阡被畛東盡州郭自是以西皆連山夾峙貫以涇流波聲挾山足俱東其來蓋三四百里予

乃策馬溯流而上疾走兩日遂壓涇州長武以抵平涼而假息於督學之使院是爲月之二十有三日聽夜漏四鼓遂寢明日官吏來謁問其饔餼次舍供頓之物具具頃之傳吏來告師且至遂相率往迎于郊初出重闉下涇梁延緣濠上盡城之北爰有大旆飄蕭鬱壁屹立是爲衛軍之次右列阜棧廏馬千駟未至數十武齕草齧如空山夜鑿風泉擂摐喧生靜中郎聽瀰邐左郎行營緹幕周阿外瞰壁列內睨洞明簾帷闔開門戶當對狀若區廬聯比而常虛其中方以正四衢之位而凳其出入於是表以綽楔樹屏當門錦幄中張參佐拱衛前者翼舒後者翼繞其外則平沙綠草徼道所環堅轅鱗次櫛比互錯繼其爲側廣輪一里而又半爲規圓象天截地應矩佇立遥矚隱然壯觀已而埏埴霧合鐃鏞殷雷檻牙

其蘇合沓纚縱咸拔轡整行來居來處其士伍皆陽陽和愉顏色不勸其將卒皆慕倣退讓以能有功下馬握手與之慰勞視其勝飲寢處茶話久之又握手珍重相揖而退步出營東門地益亢敞側望前村桃李盛開亦有茶火之色背山繞流林木最佳風開日穿茅狹高下鬱然清邃尋野人問路不得故不能遂往南行數十步得暖泉柳湖所自出明韓藩建築館於此山池臺榭勝絕秦雍東北望有廢城周遭故苑牆山泉在龍公祠下水從石竅中湧出纔若沸鼎稍行而東渠流益大乃瀦以方塘鋪以澄沼東以堤柳平波瀲灩黛綠渟泓柳岸之北因其高原以爲鳴泉石瀨深然清響具體巖壑旁近人家竹林蔬畦魚陂水碓之利咸所仰資於是爲之沚洲坻嶼迴潭桂沚泳以鱣鮪暘以沙鳥冒以芰荇青蒲芙蓉

水物之奇並皆含氣發英翠如雕玉波烟横流雲景交集陰陽晦明倐爾萬態於是吟池上之篇歌大堤之曲遂出古城入定北門歸於所謂僧院者而覩處焉院在郡城北絶遠居民方廣數百畝遍滿瑤草長日無人幽禽怪羽飛鳴脩集往往巢于簷桁之上庭前槐柳交陰丹杏碧桃玫瑰刺桐護草之華羅生于簷戶又有小栢四五株體狀詭異上枝攫拏下榦突怒側生仰出儼有屈鐵之勢所居堂廣八楹深七楹戰負地而起高出雉堞對面西南諸小山皆如列几曾岡偃隴鱗鱗滿前日之既夕景色益奇遠望崆峒山骨稜稜可數瀑水懸流晃漾落景嵐陰迴復紺烟紛横樵歸鳥沒可攬而有於是鱠鮮鯽鸞菌筍銜盃拄頤目盡餘曛酒尊三屬頽然徑醉浩乎栩乎遊於華胥澒洞寥次觀物之初混混然不可窮

矣既醒客問曰吾子于役他郡而縱陳觀淼歌從容豈誠有樂乎此耶抑將有所病而聊息乎此耶客之曰然非此之謂也夫春至而倉庚鳴淵閑而鯈魚樂嘗有警發詔敎之者哉感氣而動樂得其所者生物之趣也今吾與子生堯舜之世沐浴德禮涵浸 聖澤遊光啄醇懿之日久矣比者 王師西征不庭掃蕩逃之淵走險之路梟魁凶孽以次削誅德威所加闢地二萬海波飛物遂卵育樹候置尉邊圉大甯内土之人效其筐篚竟以勞遷旅行者歌坐者望童兒牧豎無不抃手歌踴鼓舞愉愉而況詩書冠帶之類感動之深者哉且吾族罪于此邦者嘗三年矣才既駑怯又不習吏事每軍書夜下徵發倉卒奔走圖議惴惴焉惟不任是懼又於其間隕霜雨雹禾麥戾按部所至率皆

戴星宵行憂心如疚是故山川之美蕭實之植雖狎習之久而若未嘗接於耳目及其既去一年復以職役來往於此遂得親見吉甫方叔雷霆江漢之盛退而作爲采歌以道生民未有之鉅烈於其稍暇又得聞諮於光景風物以舒其倦飢而暢其和豫則吾之適適於此豈不宜乎故曰哀樂變于中境象移于外深室春懷抓裘冬涼又曰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子非我也又焉知余之樂哉乃爲歌曰方春時和百物昌兮酌以大斗挹天漿兮海宇晏壽和樂康兮客既喻相與蹈地起舞引聲和歌而去

惣題上方二山游紀　　查禮

房山縣在京師西南以大房山得名羣山逶迤多奇峯異壑余家舊在榆垡去縣頗近欲往游久矣乾隆丙辰十一月自

京將歸天津偶有房山之役出廣甯門過盧溝橋至羊頭岡有蘇氏園林木甚茂相傳元高尚書彥敬墓即在岡側故西巖姚肅詩有月射羊岡玉樹林山齋猶在白雲深之句今遺蹟已湮居人指雪中虎跡云不可入酉至丁家窪日暮寒甚馬踐流澌飲足幾陷望年氏碧澗山莊不暇游也至縣城越宿擬游上方諸山仍不果循山坂逕初日與山頂積雪相映表裏明徹如紅玻瓈谿水亂流水面寒霧高五六尺遠望曲折如練晛從桑乾河冰上渡拱榆垡留一宿歸天津庚申八月同錢塘汪西顥秀水萬循初天津胡文錫游京西香山翠微諸勝至潭柘將遂游上方憇題時久行亂石中馬力已乏又不果今年八月將踐前約邀岱瞻上人自薊州盤山至遂以十七日啟行同游者岱瞻循初遜陽高李治與余凡四人

清晨出天津北門歷丁字沽二十五里至桃花口飯道中尚有積潦繞隄行三十五里至土城居人言明燕王駐師于此命卒各舉一冑土須臾城成云度草橋而西二十里至黃花店登撫梁閣閣三層巢甓成無寸木級如蠡旋僅容納足牆壁周繚雖高不恆步眺閣下有明萬歷三十九年碑云營建初五年始成地本名皇后店屬武清元皇后某產于此按元之皇后位號大小不一其稱店疑即所食田莊未必皆所產地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四年夏四月壬寅禿堅帖木兒兵入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于皇后店與此名同地異又七里至觚口地屬武清之落垡社有觀音寺寺後有塔九層中空藏小塔亦九層俗名子母塔李翊戒菴漫筆所稱湖州飛英寺塔中復有小塔一即此類也又

十八里至東安縣宿石梁草塋十八日行十八里至韓村天未明卯酒家小飲又二十五里飯柿堡野寺又三十里至榆堡鎮祀墓謁家祠鎮屬宛平縣孝義鄉有二義廟廟有明成化十三年徵仕郎直仁智殿中書舍人李景華碑記仁智殿者武英東北殿也見春明夢餘錄又有武安王廟廟有元天歷三年碑固安州儒學正韓師璵撰文益都路嶧州儒學正翟時中書碑言金亡廬舍蕩盡惟存此廟末云金玉局石匠提控王伯林刊考元史百官志中統二年初立金玉局秩正五品至元三年改總管府置總管一員經歷提控案牘各一員是提控亦官之微者夜宿有懷堂鄉叟來談二更始去十九日行十八里渡渾河微雨車行水中箱幔盡濕人及衣裝藉浮航以濟又二十里飯亥村過清河有橋又三十里至涿

州雨益甚出北門渡巨馬河河較渾河稍淺車可徑渡又十三里至四家莊兩岸稻田澗水交織如畫葱畦蔬圃錯雜其間黄翠可愛人家結草爲屋如亭館或覆以石板不用陶瓦山中雲出如饋餾遙峯隱現似犢泅水又二十里至半壁店其地南屬涿州北屬房山以水爲界有界水碑一自此至西峪尚有二十里山路犖确雨大不可行遂止宿僧舍二十日雨後雲氣甚重迷失道見水磨在澗次絕無守者陘峴磥砢阻礙輪轂舍車而騎泉石相映觸目給賞山椒楮垣聳立導者曰此小西天也山下即西峪雲居寺寺兩溪溪外多田圃寺僧秉耒力作見客至耕不輟寺門題西域大雲居寺按域當爲峪本作谷爾雅水注溪曰谷說文泉出通川爲谷廣韻皆收入余蜀切谷字下北音讀峪如域遂改西峪爲西域非

也坐客堂秋花甚繁山泉注堂後潺湲不絕自山門至後殿凡七層漸高若臺榭寺有塔二一在寺北者曰北塔寺南者曰南塔北塔下四角有唐時小石塔四旁刻銘頌西北角者爲景雲二年甯思道書撰人名嵌入牆中不可考西南角者爲太極二年王利貞文無書人名東北角者爲開元十年梁高望書無撰人名東南角者爲開元十五年王大悅撰無書人名燕都游覽志云王大悅撰並書誤也塔在寺東志云在寺門右者亦誤還過紫竹院復于客堂飯畢易短衣攜杖笠循小西天道而南道中求憩題草不得憩古莎字草亦似莎而小異可以結屨五里至半山秸秸無人遙望東峪白楊成林寺屋多頹圮矣又上松陰夾道裂徹眉宇至小西天即石經洞洞外屋數椽頗精雅疏闊遠眺四山在咫尺雨後雲收不

斷若綸絮洞寬廣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壘砌創隋靜琬法師所刻佛經也字畫端好有歐褚楷法無一筆殘缺左壁兩層共碑三十六枚右壁三層亦三十六枚後壁三層共四十一枚前門左右壁及門頂共三十三枚總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蓮華等經後壁昏黑燭照始能辨其外又有八小洞皆石牕錮閉鎔鐵灌樞自牕櫺闚之碑石或臥或立時見一二大洞之右第一洞刻佛說恒水流樹等經第二洞刻陀羅尼集等經大洞之左第一洞刻令生歡喜名無垢等經第二洞刻菩薩瓔珞等經其下有石井石旁之左第一洞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等經第二洞刻摩訶般若波羅密等經石井之右爲伽藍殿殿右第一洞刻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等經第二洞刻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

羅尾等經大洞之右又有心經碑一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碑二伽藍殿旁又有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臥碑一餘碑林立不勝紀惟遼初續鐫四大部經一記十刻石事頗詳今誌其略于此記云東峯頂上有石室七太平七年驗名得數得正法念經一部全七十卷計碑二百一十條大涅槃經一部全四十卷計碑一百二十條大華嚴經一部全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計碑一千五百六十條自太平七年至清寧三年中間續鐫造到大般若經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以全其部又鐫寫到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計碑三百六十條以成四大部數也都總合經碑二千七百三十條云云首云涿州白帶山雲居寺東峯續鐫四大部經記大契丹清寧四年殿試進士趙遵仁撰考東都事略

梁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又云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按隆緒即聖宗洪基即道宗是聖宗初立之年至道宗咸寧元年皆稱大契丹國也但聖宗初立之次年即改元統和而東都事略則云立八年始改統和道宗即位即改元清寧清寧之十一年改元咸雍並無咸寧之號東都事略于道宗初年失載清寧至此又以咸雍爲咸寧誤矣遼史于太宗紀大同元年稱建國大遼于聖宗紀不載稱大契丹于道宗紀不載復稱大遼頗爲疎漏此碑稱大契丹清寧四年益見東都事略之有據余舊有注退谷所書唐人憫雲居上寺詩三章首爲范陽縣丞吉逾作詩云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事不成空晚籟鳴寒谷秋山響暮

鐘欲歸林下路新月上前峯又為軒轅像作詩云不肯登山展捫躋也上躋石梁分鳥道沓迴過雲霓梵雨千花裏秋聲萬籟齊開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又為吉騊駼作逾從子也詩云石家最高峯躋攀到此中白雲連曉翠清磬度秋風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還欲問支公汪跋云三詩今在房山縣石經山全唐詩未收特為錄之予既閱石經洞諸碑三詩竟未之見石井二又大石井一俯視深邃僧云鑿井時以斗米易斗石始成有唐大中六年碑略記鑿井事碑陽即元和四年涿鹿山石經堂記幽州盧龍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侍中彭城郡王上柱國劉濟撰左又有火龍洞龍蛻尚存鱗甲多剝落又上尋觀音洞山益奇峭路陡絕後人戴前人而上郤顧萬仞

目眩魂悸過洞谽岨險上者相屬如緣壁躡臺攀根躡石落荆棘鉤衣動輒罣礙久之乃稍得平處環坐頽息無不慶更生也歷險約三里許再上即曬經臺唐碑一年月已糢糊臺凡五各建小塔一是爲東峯絶頂旁一洞深不可測巨石覆焉尋別逕下山稍寬平仍還雲居寺溯杖引泉泉上密樹交蔭白石在水若鳧雁酒置石上水流坐中回顧日已西矣遊香樹菴菴在雲居寺左以香樹林得名帝京景物略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吼生香樹三十餘本今菴中頗多椿樹庭有金泰和二年廣公禪師塔記由菴後出尋靜琬禪師塔復有涿州石經山琬公塔記明萬歷壬辰釋德清撰平湖陸光祖篆額巴西黃輝書丹又北行稻田中欲求泉源不果還寺復飯至南塔下亦有小石塔一刻大遼

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記惣題沙門志才撰後有石經目錄天慶八年戊戌五月建志才文已載入日下舊聞惟目錄未載夜宿寺後院極高處二十一日曉行寺左右疏而中于右得元至正二年釋法正碑帝京景物略作法禎誤于左得遼統和乙巳王正碑正邑人鄭熙書并篆額日下舊聞載正文而不言熙篆額亦不言正為邑人碑左又有大唐涿鹿山雲居寺新鐫記碑剝落殆盡撰人年月無考飯畢出山欲逕從石門抵上方僧云路經水衝未修復僅通騎不能通車乃改道出山重過半壁店少憩遙望六聘山北行二十五里至孤山口微雨石路欹側車為之摧同人皆舍車或步或騎村舍絡繹夾兩山十里至接待菴駱病矣留馬菴中賃夫肩行李逦迤而進峯路迴轉兩崖夾立中一旱淵縈紆

高下若盤綫循初云此亘嚴陵道中情少桐江一衣帶水耳日已銜山山高風寒光淡如月奇石珍木蟲秀增勝稍前得石級左右皆鐵絙自接待菴至此約三里歷石磴二百五十級級盡爲接引彌陀殿即古檆蓋又進逕稍平過欵龍橋山中以大石爲環橋目所僅見又上爲兜率禪林即兜率寺之山門去兜率俞遠至藥師殿閉止宿處一僧雛于平臺上管語杳若雲際遂從西路行過橋歷十方院因果菴皆不入至文殊殿日已落夜大風竟夕而不甚寒蓋此山背北面南後巖甚高雖有風不燬也山無豺虎無盜賊無增墓爲諸山所不及二十二日早風息僧僧遂閒游殿後園園有竹有栁竹上游人詩俱漫滅出殿游西北諸精舍先至隆興菴菴多江南花木又至觀音殿有順治乙酉知房山縣福唐張槩召

上方山三聖菴置田供眾碑又鐘上有天啓癸亥上方山三聖菴懸挂等字知觀音殿本名三聖菴也門外石環橋一石板橋一上下俱通行蠟梅一本亦北地所稀見菴背爲紫雲崖又至朝陽菴鐘上有萬歷乙酉淨土菴懸挂字知菴本名淨土門外亦有竹又至淨業菴大乘菴瀞遠菴菴本西崖菴舊址雍正中新建改名再上即雲海菴不至而返循般若菴西域菴仍入文殊殿飯畢偕沙彌月林游殿東北諸精舍先至大藏菴菴以藏經得名山内藏經處有三一兜率寺一永慈寺一大藏菴也又至大悲菴宗師菴毘盧菴菴外多古柏菴後即毘盧頂又至頻果園園内頻果樹二本雜竹樹牡丹凡數十本又至延壽洞其地惟春秋冬三時温煖可居長夏過涼且暗濕居者移于洞口小屋洞僧年七十八躬執爨汲

洞前地及下階級皆自負巨石鑿砌又至兜率寺有嘉靖戊午行人楊璽重修寺記及宏治七年重修兜率寺天梯路碑太常少卿李璋記太僕卿彭禮銘共二碑又有宣德乙卯鐘鐘上梵字不可識殿前古松柏各一殿後壁嵌萬歷丁丑司禮監掌監事馮保書佛說四十二章經碑十五條後有觀察大夫劉效祖跋殿後彌勒閣貯藏經四櫃又至廣慈菴菴內一松尤奇古菴外有大金中都涿州范陽洪家莊院比邱尼壙塔上石幢一截云尼姓杜氏固安趙家務人又有大金中都報先寺尼德淨壙塔上石幢一截云大定二十五年撫物菴裕賢開刊今洪家莊院報先寺撫物菴皆不可考矣菴右有甘露泉僧烹茗飲客甘冽可味上即九還洞亦有住僧又至雲居菴獅子巖巖形如蹲獅又至聚泉菴菴內泉凡三處

稍升望觀音岩殿白牛諸洞皆錯列岫嶂再上路益險里許至一斗泉深可三尺方廣二尺形似斗故名曹學佺游房山記云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避龍挈其山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瞬泉僅滿斗恐亦相傳之說泉在菴㡳菴又在崖㡳雖震風凌雨不能侵灑菴外叢篠垂柳拔拂交加還至宗聖殿殿背巨石廣畝許翠柏環之置酒小飲還望前山歷歷可數蓋東北高處也隔山見旱龍潭丹林云即所傳龍挈泉出山老僧擊尾之處遠望甚小臨潭口雖大力者橫擲瓦石不能越又至普賢殿自此復南行至菩提菴下坡欲至普興菴不果與菴僧隔澗語而返又下得長溪一道即一斗泉廿露泉聖泉三水滙流地至紅橋菴前而水狀菴外有紅闌橋僧方誦經叩門久之對岸為賢聖菴即古竹子園一病僧在

庚申吟又下至藥師殿登平臺即昨與僧雜問答處轉入辦香菴菴居山正中下臨大道外有當寺瑜伽院故山主崇公靈塔記金大定二十年立又有大寶廣博菴樓閣善住秘密眞言梵字今瑜伽院廣博菴俱無考又折而西至塔院菴僧塔與與求日下舊聞所載金大安中懺悔上人墳塔不可得遇歸一菴老僧年八十七矣一足已傷猶自作苦無侍者可愍也復過十方院至福德菴其內又有一菴曰積德菴又北至胡公菴因果菴菴內牡丹甚多杆向爲勢旋至福吉菴又至永慈寺寺有古鼎因僧出鑰戶不得入又至松棚菴即文殊殿之淨室也至地藏菴華嚴菴兩菴同一門出入過黃龍菴彌陀菴皆不入仍至文殊殿晚飯登觀音閣有減塑觀音三十二應像及登變觀音一殿有增塑觀音三十二應像皆

明萬歷末惜薪司太監李志義迴殿宇亦志義所創般後舊像甚古即志義也旁懸周客水墨達摩立像皆絹本山山門坐柏樹下聽各院梵聲斜照來斂倦鳥競還南鐘北磬前後遞響聽者宛在光音天矣夜仍宿殿中二十三日為摘星陀之遊至西方巷瑞雲菴皆不入又上路漸陡循初以道險先返予同李冶岱賸攀援鳥道二里許至金剛洞又半里路益陡分兩岔北即摘星陀南即蓮花臺由陀之西北行半里至彌勒殿自此盤旋北上蓮山壁立中皆巨石一無磴級用木梯鐵絙牽引而升又上有級僅容半趾幸垂絙可援絙懸兩鐵脚鐫明崇正十三年庚辰欽差提督京營總理捕務太監馬雲程造半里至陀頂有菴菴前巨木架石如棧閣後為峻極殿殿後有交枝小古柏一東北可望都城正東望渾河如

綫正北望紅螺嶮峒隔外山兩重巷有頭陀祥如者晝夜不臥倦則倚木而立古所稱鐵頭陀者此類是耶時去文殊殿已四五里俯瞰甚近望雲水洞在嶺後中多奇石有須彌山長眉祖師雪山萬花樓等名一菴在洞口去此四里而遥因洞中多黑煤不往復至兩峯間小飲望蓮花臺一名小摘星陀碎石參錯宛若蓮蕊楓丹槲黃深淺相間若圖畫隔山有石板塘下多石板又有小洞數處皆昔人住靜地上有三峯突兀可畏由南路而下途稍平名極樂巖是爲南山之嶺有菴復至文殊殿石橋上達閣餉茶果橋未有名遂閣請名於予爲題曰聽梵橋以日暮爲此聽梵聲最佳也循舊路出至接待菴日催過午循初待已久矣驅車出山至孤山口農家宿二十四日行六里至天開村有牆如城傍題舍利菴殿有

鐘明正德六年鑄稱敕賜萬壽禪寺寺廢田存每年京師報國寺入其租背山有天開塔觀音洞又十四里至石樓村有敕賜護國永祥寺其鐘上稱永祥裕二十里飯下坡店北望見三峯山涿州志金太祖陵世宗陵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北二十里三峯山下房山縣志同日下舊聞引涿州志作雲峯山又二十里穿良鄉縣城而出至長陽店過永安橋橋萬歷四十二年建歷長新店至盧溝橋宿自良鄉至此凡三十里二十五日甚寒以風二十里至京師廣寧門又五里至煤市街寓舍繞朝食晤錢唐陳東麓二十六日送岱瞻歸盤山二十七日過西城晤江都申及甫仁和沈晼叔晚過琉璃廠得家梅壑散人畫二一長幅作小景秋樹平遠景題詩云亭邊楊柳水邊花落日行人正憶家不及江南湖上寺

木蘭船裏載琵琶末書查士標畫意一橫卷仿雲林筆作溪閣孤舟題詩云溪閣渾無事悠然對遠山疎林荒渚外又見釣舟還末書戊申夏日士標畫前書雲林詩二首書法亦仿雲林詩云曾傍江流作釣磯來門華屋事都非身如王謝堂前燕歲歲猶過白版扉環綠軒中古逸民琴書圖史自爲鄰欲知此地多生意試看窗前草色新後有小跋云倪清閟書法出於李更內史晚得黃庭內景眞跡藏於家一意摹擬自成機軸無一點塵氣書家仙品也偶擬其法錄其詩遂漫識之戊申夏伏查士標考前一絕乃雲林集中雜賦絕句五首之一後一絕即環綠軒詩也第二句集中作琴書圖史硯爲鄰詩後有家濟遠僧事詩一首云書畫佳時興便慵不知此卷卻何從近來大阮疎相撥也有人知愛仲容末書戊辰仲

冬聲山昇題於撫寧旅舍戊申康熙七年戊辰康熙二十七年相去恰二十年二十八日訪秀水汪厚石不值至接葉亭晤仁和吳中林亭本湯西厓少宰舊宅前年曾訪張天扉詹事於此詹事今宿草矣晚過長洲沈確士學士學士方請暫假南歸期以九月中過天津二十九日家堯卿書山自天津以詩見寄三十日厚石來不晤晚叔中林及甫俱至中林留宿九月一日別中林東釐日午就道過張灣晚宿店莊二日早微雨過心穀伯兄於河西務晚雨益甚三更宿馬家口晋度菴衣盡濕三日晴大風午前抵家

查慢校金廠行記

余慶長

乾隆丁丑冬十有二月余以通海縣令奉檄委查慢校金廠旣望起行經臨安府凡三日抵撫黑銀廠晤廠官王元贊慢

梭其兼管也云道僻而多瘴邀之行有難色夕宿廠之西嶽廟次日廠官以疾辭十八日飭行裝襆輿乘竹兜馬三匹僕從輿馬夫各七人東南行五十里抵塔瓦鋪又五里有山澗澗南入蒙自界又四十里抵個舊廠商賈輻輳烟火繁稠視摸黑迴勝地產銀錫鉛白錫質良甲於天下又南五十里爲龍樹銀廠又附近之七八里爲蒙自新銅廠以路紆均未之去也晤廠官王鋭觴於彌陀菴宿天陰霾山色不可辨霧結冰如霰雪狀自府南來無營汛亦無坊店四十里至浪舊壩饟於火頭家焉火頭者夷民之百夫長也其民爲擺雞僕從炊於野立而風餐犒火頭布一端鹽菸各若干兩午霽而騎山岡黃茅迷離蚓路如隙又三十里抵鳥谷宿茅茨高不及七尺食豉菽其犒火頭如前數二十一日行五里村晨餐又

兩下十五里遙望兩岸壁削中涌白雲時天光皎霽雲散如絲如織如風檣來往攢馬首入面又下則懸崖闇仄無梯級五步一曲三步一盤馬尻未轉而首已迴至阿亦鐵牛步行盎入白雲深際矣凡二十里乃渡水馭舟狹三驚僕從咸濟又二里至鐵鐵寨屬納更司爲土巡檢治所其民爲水猓夷沿河編竹棲居上至元江下至開化皆類此天氣炎蒸不可聞登而上僕馬喘息不止行二十五里盤旋至絕頂迴視後嶺聲可響應又五里用鐵寨其民爲撲刺宿二十二日晨陰霧行五里至小箐口芭蕉竹葦瀰滿山谷古木參天藤蘿糾繆萬籟閒寂山泉濺濺循馬足鳴一線石磴在青林罅中如甕洞曳踵而首觸從者云夏月雨水青葉上有蟲名馬黃聞人息隨下嚙人凡二十五里至大喇其民爲老烏舖又三十

里抵陸薩宿二十三日陸薩之土兵護以行十里至火燒坡又十五里至龍溪坡深林無際白日淒湫似有陰魅逼人宜奔走者之心懾也又二十里至阿蔡田又二十五里爲銀礦河有金塘其上爲胡關又二十五里爲麻梨坡抵慢梭廠官房宿二十四日巡視廠地定情形五條擬章程五條以報委査之命二十五日旋至龍溪坡對山西向有泉自山頂下相傳爲金田所在循此爲河河經猛喇漄阿盤河宿陸薩越四日回摸黑廠則除夕也明日爲戊寅元日入臨安府初三日乃旋通海

游豬城文溯記　曹錫齡

乾隆乙卯五月十九日晨與出太平門辰刻小憩陳家莊王壯橋橋有明正統年所建碑晋宋時土豪王壯號攔街虎者

狄武襄公靑除其害因以名橋寓垂戒之意今俗名王莊蓋傳寫之誤也又數里至於義安村三賢祠祀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中有金大定年同知汾州節度使雷志所撰碑正書惜下半已漫漶稱汾州軍者金沿宋制明萬歷二十三年改汾州爲府倚郭始設汾陽縣前此爲茲氏隰城西河縣而未有汾陽縣名也過義安積水瀰野徘徊於文湖神祠祠者人之碑文亦雷志撰書石泐不可卒讀大致與汾陽縣志藝文所載者略同碑稱此魏文侯故地隋王通之所居志皆闕焉又有明給事中張第元碑及康熙間舉人趙曰昌碑皆紀重修事勞一石碣光可鑒影扣之聲淸以越亦奇迹也夫文湖滙文峪河及隱泉諸水宋謂之西河濼以西河縣名之也明謂之豬城濼以隰城之城名之也興廢有時滄桑屢變究嘗考

東南水利每割田爲湖旱則蓄之潦則洩之雖遇水災而民不困文湖嘗將納而不吐故得常盈不涸雷志碑言大定間濱湖居民浚渠注汾太守傅公愼徼禁之甚力守去終引而注之耡以爲田無論潁湖高腴多虞旱暵卽湖地亦略有霪霖輒致淹沒但知窪地可田而不知餘田失水也但知低田可耕而不知瀦雨爲害也今欲全濬爲澤勢有不可宜仿割田爲湖之意規其半以蓄水道上流及馬樂諸水注焉庶幾水有攸歸而旱乾有備卽湖以北諸村俱免水患明孔文谷先生嘗爲分守冀南道張公士佩紀治渠宣洩事近年太守孫公和相亦言計豁糧地若干頃畝民失其業宜規畫奠安所著治汾說甚詳蓋湖去汾河二十里有湖以爲汾之陂湖治則汾亦治正得禹貢九澤既陂之遺意瀦城西二里許爲

陸運莊相傳宋之間故里多魚潮之利志言唐令狐楚碑在湖側淹沒已久冀一遇之不可得俯仰之間過晡時食何家莊坐談太平橋忽雷雨從西北來歸已向夕矣同游者爲司佑湯李果亭兩同學從叔父世傑弟申之佑之及余六人云

遊釣臺記　董詔

釣臺在故虢東南二十里歲乙巳冬嘗一往渡渭東行至伐魚堡折而南循磻溪西岸踰山麓怪石嶙峋競浮水面寰宇紺碧隱見青林之表回望村落已杳塵外漸進至文王廟廟居山椒壘石爲磴可五十尺捫蘿而登古柏數株昂立檐際遠眺四山松竹交青地絕落葉時雖深冬祇蕭瑟意循麓而下有老道士從溪東來候于松間太公廟房山襟水遺像玄冕繡裳龍變山立鷹揚之氣猶驚戶牖考唐書貞觀初有詔

立尚父廟于磻溪肖像之興當在是時道士云舊有古碑爲
人毀因悵惋者久之抵溪橋有大石矗立銳下豐上高如
倍尋上廣半之勢如出岫之雲側鐫皇祐間題名二處道士
曰此釣臺也孤懸沙際梯而後登去水且遠蓋好事者爲之
太公釣處自在溪東度橋順流行百餘步欹石臨水如將欲
墮叢篠旁蔭迴淵幽環平淨不頗上成雙凹持綸跪餌誠有
如酈道元所云者水自上游來觸石爭道懸流承崿瓴建箭
激迸喻其迅奔赴石下忽靜不欲流渟泓瀲灩周十弓許綠
皆白沙分布潭底游魚噞喁落影參差觀者莫不息臨淵之
羨作濠上之思矣北望絕壁之巔爲太公石室路假山巖仄
僅容趾遂攀援始至其下洞中太公作黃冠草衣像嗒然
凝坐螺旋而上爲王母閣則俗子妄增也出洞憩道士菴汲

溪水淪扎視日移晷始於橋北與道士別過山門則綠水丹崖恍疑仙境連村摟塢叉致人間矣按吕氏春秋稱太公釣於兹泉而水經注謂兹泉即磻溪中有太公釣臺今乃謂釣臺下水爲伐魚河而以西十里出石塔山經磻溪宫者爲磻溪水所當釐正附識於此